

# 紅高粱家族

莫言

RED  
SORGHUM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12 is awarded to Chinese writer Mo Yan "who with hallucinatory realism merges folk tales, 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

将迷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以及当代社会现实相融合

# 红高粱家族

莫言作品

Red  
Sorghum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高粱家族/莫言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1  
(莫言作品全编)

ISBN 978-7-5339-4672-2



I. ①红… II. ①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67499号

策划统筹 曹元勇  
责任编辑 曹元勇 王艳  
封面设计 周伟伟  
插页设计 何浩  
责任印制 吴春娟

## 红高粱家族

莫言 著

出版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http://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50毫米×970毫米 1/16

字数 290千字

印张 23.75

插页 4

版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672-2

定价 37.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 作者简介

莫言，山东高密人，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首位获得这项世界级大奖的作家。

著有《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长篇小说十一部，《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师傅越来越幽默》等中短篇小说一百余部，并著有剧作、散文多部；作品被译为英、法、德、意、日、西、俄、韩、荷兰、瑞典、挪威、波兰、阿拉伯、越南等三十余种语言，在世界文学中产生广泛影响。

莫言及其作品还曾获得“茅盾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联合文学奖”等国内文学大奖，以及法国“Laure Bataillon（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意大利“Nonino（诺尼诺）国际文学奖”、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等国际奖项。

## 莫言作品全编

### 长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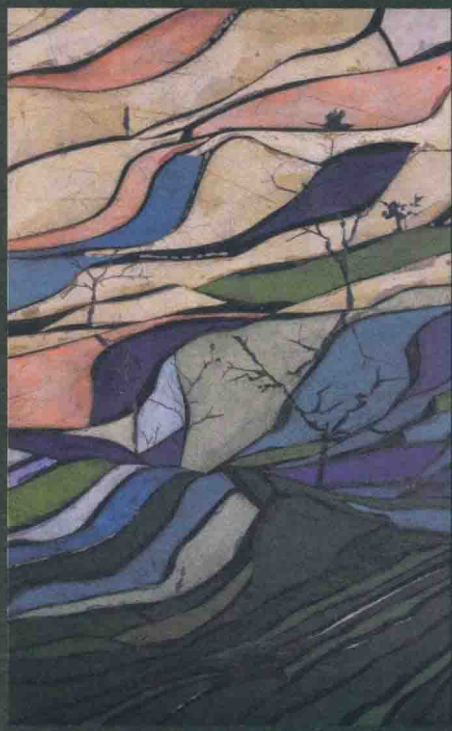
- 《红高粱家族》
- 《天堂蒜薹之歌》
- 《十三步》
- 《酒国》
- 《食草家族》
- 《丰乳肥臀》
- 《红树林》
- 《檀香刑》
- 《四十一炮》
- 《生死疲劳》
- 《蛙》

### 中短篇小说

- 《欢乐》
- 《怀抱鲜花的女人》
- 《师傅越来越幽默》
- 《白狗秋千架》
- 《与大师约会》

### 散文·随笔·演讲·剧作

(待出)



SVENSKA AKADEMIEN  
HAR VID SIN SAMMANKOMST  
DEN 11 OKTOBER 2012  
I ÖVERENSSTÄMMELSE MED  
FÖRESKRIFTERNA I DET AV  
ALFREDO NOBEL  
DEN 27 NOVEMBER 1895  
UPPRÄTTADE TESTAMENTET  
BESLUTAT ATT 2012 ÅRS  
NOBELPRIS I LITTERATUR  
SKALL TILLDAS

MO YAN  
"SOM MED HALLUCINA-  
TORISK SKÄRPA FÖRENAR  
SAGA, HISTORIA OCH  
SAMTID"

• STOCKHOLM DEN 10 DECEMBER 2012 •

John Edass

EB

Per Tylin

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证书

### 诺贝尔奖晚宴致辞（原稿）

尊敬的国王陛下、王后陛下，女士们，先生们：

我，一个来自遥远的中国山东高密东北乡的农民的儿子，站在这个举世瞩目的殿堂上，领取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很像一个童话，但却是不容置疑的现实。

获奖后一个多月的经历，使我认识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巨大的影响和不可撼动的尊严。我一直在冷眼旁观着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一切，这是千载难逢的认识人世的机会，更是一个认清自我的机会。

我深知世界上有许多作家有资格甚至比我更有资格获得这个奖项；我相信，只要他们坚持写下去，只要他们相信文学是人的光荣也是上帝赋予人的权利，那么，“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圣经·箴言·第四章》）

我深知，文学对世界上的政治纷争、经济危机影响甚微，但文学对人的影响却是源远流长。有文学时也许我们认识不到它的重要，但如果没有文学，人的生活便会粗鄙野蛮。因此，我为自己的职业感到光荣也感到沉重。

借此机会，我要向坚定地坚持自己信念的瑞典学院院士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我相信，除了文学，没有任何能够打动你们的理由。

2012年诺贝尔奖晚宴致辞（原稿片段）

廿年再讀紅字梁，想當初我真  
狂。天馬行空，猴子敢稱王。為  
劍新格破五老，硬頭皮撞鐘  
響。土匪抗日也堪賞，切菜刀  
擄面杖，兒女英雄熱血灑疆場。  
我今日髮已蒼，三盃酒淚交

打油詞仿江城子曲牌憶馬紅字梁  
時心境。五老指老故了老思想，老人物老語言。

戈奎路 丙申 重陽

莫言





题《红高粱家族》

卅年再读红高粱。想当初，我真狂，天马行空，猴子敢称王。为创新格破「五老」，硬头皮，撞钟响。

土匪抗日也堪赏。切菜刀、擀面杖，儿女英雄，热血洒疆场。我今白发已苍苍，三杯酒，泪两行。

打油诗仿江城子曲牌，忆写《红高粱》时心境。「五老」指老故事、老思想、老人物、老语言、老套路。

丙申重阳莫言

## 卷首语

谨以此书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

# 目 录

## 第一章 红高粱

1

---

## 第二章 高粱酒

79

---

## 第三章 狗道

159

---

## 第四章 高粱殡

231

---

## 第五章 奇死

315

---

## 人老了,书还年轻——代后记

371

第一章

红高粱



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敌人的汽车队。奶奶披着夹袄，送他们到村头。余司令说：“立住吧。”奶奶就立住了。奶奶对我父亲说：“豆官，听你干爹的话。”父亲没吱声，他看着奶奶高大的身躯，嗅着从奶奶的夹袄里散出的热烘烘的香味，突然感到凉气逼人。他打了一个战，肚子咕噜噜响一阵。余司令拍了一下父亲的头，说：“走，干儿。”

天地混沌，景物影影绰绰，队伍的杂沓脚步声已响出很远。父亲眼前挂着蓝白色的雾幔，挡住了他的视线，只闻队伍脚步声，不见队伍形和影。父亲紧紧扯住余司令的衣角，双腿快速挪动。奶奶像岸愈离愈远，雾像海水愈近愈汹涌，父亲抓住余司令，就像抓住一条船舷。

父亲就这样奔向了耸立在故乡通红的高粱地里属于他的那块无字的青石墓碑。他的坟头上已经枯草瑟瑟，曾经有一个光屁股的男孩牵着一只雪白的山羊来到这里，山羊不紧不慢地啃着坟头上的草，男孩站在墓碑上，怒气冲冲地撒上一泡尿，然后放声高唱：高粱红了——日本来了——同胞们准备好——开枪开炮——

有人说这个放羊的男孩就是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

出村之后,队伍在一条狭窄的土路上行进,人的脚步声里夹着路边碎草的窸窣声响。雾奇浓,活泼多变。我父亲的脸上,无数密集的小水点凝成大颗粒的水珠,他的一撮头发,粘在头皮上。从路两边高粱地里飘来的幽淡的薄荷气息和成熟高粱苦涩微甘的气味,我父亲早已闻惯,不新不奇。在这次雾中行军里,我父亲闻到了那种新奇的、黄红相间的腥甜气息。那味道从薄荷和高粱的味道中隐隐约约地透过来,唤起父亲心灵深处一种非常遥远的记忆。

七天之后,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一轮明月冉冉升起,遍地高粱肃然默立,高粱穗子浸在月光里,像蘸过水银,汨汨生辉,我父亲在剪破的月影下闻到了比现在强烈无数倍的腥甜气息。那时候,余司令牵着他的手在高粱地里行走,三百多个乡亲叠股枕臂,陈尸狼藉,流出的鲜血灌溉了一大片高粱,把高粱下的黑土地浸泡成稀泥,使他们拔脚迟缓。腥甜的气味令人窒息,一群前来吃人肉的狗,坐在高粱地里,目光炯炯地盯着父亲和余司令。余司令掏出自来得手枪,甩手一

响,两只狗眼灭了;又一甩手,灭了两只狗眼。群狗一哄而散,坐得远远的,呜呜地咆哮着,贪婪地望着死尸。腥甜味愈加强烈,余司令大喊一声:“日本狗!狗娘养的日本!”他对着那群狗打完了所有的子弹,狗跑得无影无踪。余司令对我父亲说:“走吧,儿子!”一老一小,便迎着月光,向高粱深处走去。那股弥漫着田野的腥甜味浸透了我父亲的灵魂,在以后更加激烈更加残忍的岁月里,这股腥甜味一直伴随着他。

高粱的茎叶在雾中噙噙乱叫,雾中缓慢地流淌着在这块低洼平原上穿行的墨河水明亮的喧哗,一阵强一阵弱,一阵远一阵近。赶上队伍了,父亲的身前身后响着踢踢跚跚的脚步声和粗重的呼吸。不知谁的枪托撞到另一个谁的枪托上了。不知谁脚踩破了一个死人的骷髅什么的。父亲前边那个人吭吭地咳嗽起来,这个人的咳嗽声非常熟悉。父亲听到他咳嗽就想起他那两扇一激动就充血的大耳朵。透明单薄布满血管的大耳朵是王文义头上引人注目的器官。他个子很小,一颗大头缩在耸起的双肩中。父亲努力看去,目光刺破浓雾,看到了王文义那颗一边咳一边颠动的大头。父亲想起王文义在演练场上挨打时,那颗大头颠成那般可怜模样。那时他刚参加余司令的队伍,任副官在演练场上对他也对其他队员喊:向右转——王文义欢欢喜喜地跺着脚,不知转到哪里去了。任副官在他腓上打了一鞭子,他嘴咧开叫一声:孩子他娘!脸上表情不知是哭还是笑。围在短墙外看光景的孩子们都哈哈大笑。

余司令飞起一脚,踢到王文义的屁股上。

“咳什么?”

“司令……”王文义忍着咳嗽说,“嗓子眼儿发痒……”

“痒也别咳!暴露了目标我要你的脑袋!”

“是,司令。”王文义答应着,又有一阵咳嗽冲口而出。



父亲觉出余司令的手从王文义的后颈皮上松开了，父亲还觉得王文义的脖子上留下两个熟葡萄一样的紫手印，王文义幽蓝色的惊惧不安的眼睛里，飞迸出几点感激与委屈。

很快，队伍钻进了高粱地。我父亲本能地感觉到队伍是向着东南方向开进的。适才走过的这段土路是由村庄直接通向墨水河边的唯一的道路。这条狭窄的土路在白天颜色青白。路原是由乌油油的黑土筑成，但久经践踏，黑色都沉淀到底层，路上叠印过多少牛羊的花瓣蹄印和骡马毛驴的半圆蹄印，马骡驴粪像干萎的苹果，牛粪像虫蛀过的薄饼，羊粪稀拉拉像震落的黑豆。父亲常走这条路，后来他在日本炭窑中苦熬岁月时，眼前常常闪过这条路。父亲不知道我的奶奶在这条土路上主演过多少风流悲喜剧，我知道。父亲也不知道在高粱阴影遮掩着的黑土上，曾经躺过奶奶洁白如玉的光滑肉体，我也知道。

拐进高粱地后，雾更显凝滞，质量更大，流动感少，在人的身体与人负载的物体碰撞高粱秸秆后，随着高粱嚓嚓啦啦的幽怨鸣声，一大滴一大滴的沉重水珠扑簌簌落下。水珠冰凉清爽，味道鲜美，我父亲仰脸时，一滴大水珠准确地打进他的嘴里。父亲看到舒缓的雾团里，晃动着高粱沉甸甸的头颅。高粱沾满了露水的柔韧叶片，锯着父亲的衣衫和面颊。高粱晃动激起的小风在父亲头顶上短促出击，墨水河的流水声愈来愈响。

父亲在墨水河里玩过水，他的水性好像是天生的，奶奶说他见了水比见了亲娘还急。父亲五岁时，就像小鸭子一样潜水，粉红的屁股眼儿朝着天，双脚高举。父亲知道，墨水河底的淤泥乌黑发亮，柔软得像油脂一样。河边潮湿的滩涂上，丛生着灰绿色的芦苇和鹅绿色车前草，还有贴地生的野葛蔓，支支直立的接骨草。滩涂的淤泥上，印满螃蟹纤细的爪迹。秋风起，天气凉，一群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